



夏日普者黑 梁志强 摄

合欢

□言歌

六月伊始，小区门外的几树合欢不经意地开了。一团一团端在高枝上，浓郁的大片绿里，点缀着朵朵绯红。

晚上辅导儿子写作业时，我说周末带他去水木柴门转转。我的私心，是想去捡一朵落花把玩。我不奉行只可远观的高雅，近在眼前的食物，不握在手里真切感知一番，当真辜负那一树树薄命红颜。

合欢是我见过唯一花瓣细如发丝的花。其他花瓣再细碎，总有个瓣的轮廓，如石竹，如虞美人。合欢把自己开成一团粉色的雾，仿佛一团捧在手里一吹即散的梦。

周六起来，薄云遮顶，还好没雨。若沾了雨，花瓣团成团了水的湿胭脂，便失了那股轻盈飘逸的洒脱劲儿。

水木柴门离我住的地方不足三公里，听说是私家庭院改造的茶室，实则是一处微缩的苏州园林。门脸不大，低调得像个寻常人家。看门的大爷不在，院门敞着，观云桥一过又是雨花桥，雨花桥左侧河道边挂着几架秋千，儿子要在一架圆环样式的秋千上拍照，我点开手机相机，“咔嚓咔嚓”连拍几张。秋千悬在两棵合欢树下，一棵开得正浓，一棵花势尚淡，淡妆浓抹并不立着。

儿子撒了欢，奔到小亭下，趴在栏杆边看鱼。池里一群锦鲤，红的、白的、

金的、带斑纹的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像一匹被风吹皱的绸缎上绣满了流动的花纹。

儿子嚷着要买鱼饲料，我说等我们逛完整座园子再回来喂鱼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说走一会再停下来才能体会到喂鱼的悠闲自得。他“哦”一声，没有坚持。

我看了眼水里的锦鲤，它们的鳞片闪着细碎的光泽。其中一条通体雪白，头顶一点朱红，格外漂亮，缓缓游着，不挣不抢，自带一股雍容气度。

我指给儿子说：“这条鱼叫丹顶，你看它额头上像不像点了颗朱砂痣？”他又淡淡应了声“哦”。我说走吧，去找一棵看着能心生欢喜的合欢树吧。

在池子东侧的小木屋前，我们遇到了那棵合欢树。它主干不足三米，有海碗那么粗。距离地面最近的花枝也在三米高处，以我的身高，即使踮起脚尖也够不着。它枝繁叶茂，花朵一团一团红得正盛。

树下草从间，恰有几朵落花。我捡起一朵，举到儿子眼前：“你仔细看看，说说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他说像一把扇子，上面的细毛像是染了色。

合欢花质地细软，几乎看不见青绿花萼，仿佛一簇粉色的丝绒。每一

根纤细花丝都是单朵小花的雄蕊，顶部一点嫩黄的花药，像是用极细的笔蘸了金粉，一点一点描上去的。整团花蓬蓬松松，轻得像一团被夕阳染红的云絮，风一吹便会化掉。凑近了闻，一缕极淡的甜香漫入鼻尖。

儿子问：“妈妈，它能活多久？”

我一时语塞。印象里，合欢花开得热烈，谢得也决然。一场雨、一阵风，便能凋落满树粉红。它们不像月季那般久久缀于枝头，也不像菊花那般枯败了还端着姿态。它们来得轻盈，走得利落，铺在地上，是一团团丢了魂的残粉。

“大概……单朵只能开一两天吧。”

他喃喃道怎么开这么短，说完也不等我回答，低头端详那朵花。我们在园子里又走了一会儿，才转向那个小卖部买了鱼粮。

儿子一把把撒下去，忽远忽近，锦鲤追着食物。不远处那棵合欢树静静立着，满树粉绒在薄云的天光里，无声无息。

前阵子读过几句诗：“合欢合欢，合者亦欢，离者亦安。”原是讲人情聚散，放在这里，也觉得妥帖。

合欢仿佛天生就懂得张弛之道、离合之理。开时不问明天，落时不怨尘埃。

我们总想要天长地久，想把所有

美好都攥在手里。可有些东西，永远在两手之外。如我捧在手心的这朵合欢，飘落枝头的那一刻，已是它最后的绽放。儿子终将长大，会忘记在这个小公园里看花的时刻，也不会再因锦鲤抢食他的投喂而满心雀跃。我也终将老去，老到再也爬不上一个小坡。

可正如此，眼前所有细碎日常，才更分量与暖意。

那朵合欢，在树下时我给它拍了照，在我手心时也拍了照，随后，我把它喂给了一条游过来的红锦鲤，它嘴张合的一瞬，那团粉雾便消散无踪。鱼摆摆尾巴游走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不过，于它而言，确实什么都不曾发生。花的开落悲欢，不过是我一人的心事。

但它开过，我也捧过，我们彼此拥有过，那一刻的欢喜真切，便足矣。人间事，多半难遂人愿。在这个少有人涉足的水木柴门里，与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条鱼遇见，便是合拍的欢喜，也是尘世最踏实的欢愉。

欢愉素来短暂，不必苦苦等候。心意相契相伴一程，已是圆满。

我从回廊的椅子上站起来，拍了拍灰。起风了，儿子已跑远，在另一棵合欢树下捡落花。那棵清瘦的合欢树下，不知何时落了一地薄粉。

我回头，池水平静，鱼已沉到深处。



暑风漫卷旧时香

□李仙云

小暑时节，我闲坐厨房，细做这时节的舌尖美味。砂锅里的冰糖绿豆粥咕咕嘟，袅袅飘香满屋飘散。取一瓢新面粉加水揉搓轻擀，光滑劲道中有缕缕麦香盈鼻。最是美食抚人心，连湿漉漉的雨季也因这烟火气，多了一丝时光静美与岁月馨香。

进入小暑，也就一点点推开了盛夏的门扉。热浪翻涌中，庄稼蔬果到了一年中最繁盛葳蕤之时。家乡每到这个时节，农人们就会做“尝新”饺子，并用时令鲜果，祭祀天地祖先，以感丰收之恩，祈人寿年丰。

“尝新”正当时，忽想起农谚“头伏饺子二伏面，三伏烙饼摊鸡蛋”。窗外暴雨如注，不便外出采购，我只好就地取材，拿几个鲜红透亮的西红柿，再取几枚从生态园购得的土鸡蛋，包一顿汁水充盈、颇有挑战性的西红柿鸡蛋馅饺子。先挖出西红柿瓤盛于瓷盘，撒入白糖，便是一道“雪山盖顶”；再将红红的果肉切成小丁，与炒好的鸡蛋碎来个“珠联璧合”。尝一口，蛋的滑嫩与西红柿的酸甜完美融合，鲜香爽口。虽汁水过盛，包饺子颇有难度，但我自幼练出的捏饺子功，很快一个个形似元宝的饺子，就如鲜花般绽放于篦帘上。

煮熟盛于圆盘，薄薄的外皮透着红艳灿黄，活色生香。夹一箸入口，润喉中裹着绵长悠远的酸甜，香鲜袭人。小暑吃福饺，也折个“元宝祝福”的祥瑞之意。

犹记学生时代，每到小暑天，父亲就熬一大锅绿豆粥。烈日炎炎、大汗淋漓中，我补课归来，坐于风扇下，捧起一碗黏香的绿豆粥，风儿拂面，粥香盈鼻，喝一口燥热骤减。再配一小碟母亲腌制的爽口

小菜，真是美得舌尖生花，消暑又提味。

“夕阳场圃树荫凉，麦豉瓜姜豆粥香。人坐晚餐牛吃草，蚊烟影里说家常。”每次品读王季彦的这首《夏夕》诗，眼前总浮现这时场景：落日余晖中，爷爷从田间劳作归来，肩上搭着铁锨，手里拿一把鲜嫩的豇豆。一家人闲坐于巷口的老槐树下，一碗绿豆小米粥就凉拌豇豆，连平日粗糙涩口的黑馍馍，都能嚼出满口麦香。牛儿摇着尾巴在桐树下吃草，一缕缕熏蚊的艾草香在青烟中氤氲弥漫。人们在清简的晚餐中聊庄稼、话家常，那幅小暑乡间黄昏图景，一直珍藏于我的记忆深处。

小暑日，我与远在家乡的发小视频通话。她正捧着粗瓷碗，香喷喷吃着红薯面饅头。她说，在家乡民俗街，这份承载一代人记忆的舌尖美味，被一位老饕用原始的器具现做现卖。这久违的儿时滋味，引得无数人专程奔赴，一时生意火爆，成了网红小吃。

这撩动味蕾的粗食杂粮，瞬间将我拉回童年。在那个食物短缺的年代，母亲总会把刚出土的薯片晾干，磨成细粉。小暑酷热难耐，母亲便用沸水烫面，将红薯粉揉成面团，放上蒸笼大火蒸熟，趁热把面团塞进烙锅床带孔槽腔，压下抬杆，伴着“吱扭扭”的声响，一根根烙锅便压落在篦帘上。放凉盛一碗，淋上酱醋，撒入葱花，吃一口齿颊飘香，从味蕾香至发梢。

在这汗珠滴落的小暑日，最贪恋舌尖清爽之味。搽一个“福饺”，抿一口粥，再夹一筷凉拌饅头，细细咀嚼间，这美食三味，忽让我想起作家刘学刚的话：“尝到了汗滴的味道，麦香的味道，喜悦的味道。”

桃中至味是白凤

□高嘉鸿

生长在阳山下，小时候物力维艰，温饱难继。糖和蜜，对于守着山野田地的农村孩子来讲，那是难得一见的稀罕物。然而，清贫岁月并没有磨灭我对“甜蜜”的感知与向往。家乡的水蜜桃，是童年独有的甜，指尖轻轻撕开薄皮，一口咬下去，蜜汁如流，甜入心扉。而今，我已年过花甲，尝过世间各式甜物，心底关于“甜蜜”最鲜活、最深沉的记忆，依旧定格在阳山水蜜桃上。作为见证阳山水蜜桃从零星种植到产业辉煌的亲历者，半生与桃树相伴，对阳山这份甜蜜事业，自有非同寻常的理解与感触。

阳山水蜜桃如今培育出几十款优良品种，但回溯50多年前，桃园品种十分单一，当家品种仅有两款，早熟的是“白凤”，晚熟的是“白花”。这两款桃子当年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包销出口，还注册了“白露”“玉露”两枚商标。其中白凤桃丰产稳产，果型圆正饱满，果皮白里晕染一层温润粉红，皮薄肉细、汁水充盈甘甜，尤受人们喜爱。

白凤桃为日本引进品种，白凤桃落地阳山后，彻底扭转本地传统桃子甜中带酸的口感短板，堪称阳山水蜜桃栽培史上品质改良的第一次关键飞跃。经过数十年驯化，桃树逐步适应阳山独特火山灰沉积土壤，深深扎下根系，稳产稳长，成为本土水蜜桃经久不衰的“王牌”品种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钱惠民、张锡畴、周耕生等一众阳山桃农挑担赴沪售卖的核心果品，正是风味出众的白凤桃。

1947年，知名作家沙陆墟回到家乡阳山，与人合作创办陆园农场，成片栽种白凤、白花两大品种桃树两千余株。沙陆墟是阳山率先引入现代园艺技术、规模化种植桃的先行者，也是当地首位一次性定植千株以上白凤桃的开拓者。20世纪中叶，依托白凤桃出众的品质，无锡顺利跻身国内四大水蜜桃核心产区，与河北深州、山东肥城、浙江奉化齐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凭借火山沃土、充足日照、温润山泉等得天独

厚的自然条件，阳山镇上下合力大力扩种水蜜桃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，阳山水蜜桃已然扛起无锡水蜜桃对外出口的大旗。1974年无锡水蜜桃出口量创下历史新高，全年共计180吨，其中阳山出产120吨，外销果品绝大多数是白凤桃。自此，阳山水蜜桃在无锡桃产业阵营中声名远扬、独树一帜，常年稳居市场最受青睐的果品席位。

每当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末那段艰难的卖桃岁月，满心酸涩翻涌难平；可转念又暗自庆幸，是白凤桃过硬的风味，帮阳山水蜜桃闯出名声，打开广阔销路。当年多数像我一样的桃农，依旧固守白凤、白花两大传统品种的种植模式，园中产出的水蜜桃以白凤桃为主。整个7月白凤成熟季，桃农们顶着盛夏酷暑，顶着暴雨骤雨，或肩挑车载，或提篮叫卖，踏遍沪宁线各集镇街巷，把阳山水蜜桃独有的清甜送进千家万户，成为江南百姓年年盛夏割舍不下的舌尖念想。可以说，是白凤桃将阳山水蜜桃推上行业舞台中央，也是白凤桃，一步步铸就了阳山代代传承的甜蜜事业。

白凤桃成熟于7月上中旬，生长期约100天。早年传统栽培模式下，单株桃树可挂果300枚—500枚，产量比较稳定，唯一缺点是单果果型偏小。伴随阳山桃产业持续深耕、农技不断迭代，白凤桃行生出系列品种：白凤、新白凤（柳条白凤）、千金子、红凤、阳山84—2（点花白凤）等。种植管护技术不断进步，果树肥力、修剪、疏果标准化落地，果实单重也实现了显著突破，优质白凤最大单果重量可超一斤。时至今日，白凤依旧是阳山水蜜桃中熟品类里无可替代的主力品种。

“玉露”果型圆整匀称，果皮色泽红润，果香馥郁绵长，风味层次独特，皮薄易剥，果肉厚实，丰甜不腻、蜜汁如流，恰是对白凤桃最真实生动的描摹。世人眼中的甜蜜，多是日子安稳顺遂，或是舌尖片刻欢愉，而融进我骨血的甜蜜，则源自阳山遍野的水蜜桃，这桃间清甜，又以白凤桃为最。

投稿邮箱：wuxiyuedu@163.com



痕迹

第一次与最后一次

□项友炜

大凡世人，呱呱坠地，便是“第一次”来到人间。人的一生至多三万余天，历经万千坎坷，终会走向生命终点，迎来与世界作别的人生“最后一次”。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。

但我常想：漫漫一生里，我们会拥有多少分属不同阶段的“第一次”与“最后一次”？譬如接手一项重要工作，往往既是初次历练，也可能是此生唯一一次；踏上全新岗位，常常是人生新开端，或许也是仅此一回的机缘；奔赴知名景区游览，多半是初次相见，也有可能最后一次驻足……

基于这份体悟，数十年来，我始终自觉将办事履职、调任新岗、参观游览种种际遇，都视作既是人生第一次，亦是此生最后一次，郑重对待。同时妥善把握、平衡好这“两个一”之间的分寸，以此鞭策自我、丰富生活、激发活力，让自己活得更通透、精彩、有价值。

我入伍头两年，服役于原27军的英雄连队“夜老虎连”。当时我便将这段军旅生涯作为自己当兵路上的“第一次”，也是仅此一回的宝贵经历看

待。连队作息特殊，上午休整，午后开展专业训练，夜间常态化拉练。我苦练刺杀、投弹、射击、武装泅渡等训练科目，连续两年获评五好战士。两年后，我上调营部担任报道员。这段军营历练，为我日后成长筑牢根基，亦成为终生难忘的珍贵回忆。

复员到地方后，我历任科员、副科长、科长、办公室主任、县处级领导等职。我珍惜在每一处岗位的履职时光，始终以“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”的心态约束自身、勤勉实干、岗位成才，力求日后不留“悔不当初”的慨叹！

1984年7月，我受邀参加中宣部主办的专题座谈会，首次代表无锡市委宣传部，登台分享无锡城市经济改革宣传工作经验，发言获得中宣部领导充分肯定。座谈会结束后，一行人赴长白山游览。初次登上东北群山之巅，我依旧抱着“此生仅此一回”的心境细细观赏。一日之内，尽览原始林海、中朝界湖天池、远山雪峰、奔涌飞瀑、地热温泉……我还将邓小平同志79岁登临长白山时留下感慨“人生不

上长白山，实为一大憾事”等史料认真记录下来；下山途中，特意请司机停车，去拥抱东北独有的美人松……如果当年我未曾以“最后一次”的珍重之心感受全程，便不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更不会在39年之后，还有报刊刊发我记录此行的散文《初上长白山》，并且有多位年轻友人赴长白山旅游时，将此文作为他们的“向导”。

细数过往种种经历，心中感慨万千：倘若我们能将人生大部分“第一次”，当作不可复刻的“最后一次”去珍惜，这便是一份难得的生活态度，藏着极致专注与投入。秉持这般心境，人会主动摒除外界纷扰，调动全部身心投入当下，筹备更充分、感知更敏锐、体悟更深刻。无论是旅途风光，还是新任务的学习、新岗位的挑战，你都能从中汲取最多的成长养分。出游时，你会用心体悟当地风土人情，而非只顾拍照打卡；执行全新任务时，不会只把它当成例行公事，而是视作一场值得敬畏的相遇；身处新岗位，会牢牢抓住每一次学习提升的机会，而非一味盘算晋升快慢。



杂谈

不妨怀揣“第一次”特有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启程，同时带着“最后一次”的珍重与专注投入全程。把“第一次”当作“最后一次”，其核心价值不在于渲染悲壮，而是唤起心底的清醒与热爱，提醒自己：生命里每一场相遇、每一段际遇都无法重来，都值得你倾注当下最坚韧的意志力。

人生本就是从无数阶段性的“第一次”与“最后一次”串联而成。如果孤立看待每一场“第一次”，只执着追求单次经历的完美无瑕，反倒容易给自己背负过重的心理负担。事实上，人生许多“第一次”的价值，恰恰在于其青涩、笨拙与不完美。学会包容、接纳缺憾，方能卸下无谓的心理重压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将“第一次”与“最后一次”有机融合、辩证看待：既要惜时如金、紧抓机遇，也要立足现实，在长久、反复的实践中也拓宽成长之路，在持续探索中稳步前行。

人生是一场长跑，唯有长久、可持续地踏实投入，方能在数不清的“第一次”和“最后一次”中，一步步抵达心中远方！